

七曜文庫

七曜文庫

土屋 隆夫

TSUCHIYA TAKAO

童話 危險的

曹逸冰
译



危険な童話

危险的童话

曹逸冰
译

KIKEN NA DOUWA by TSUCHIYA TAKAO
Copyright © 1961 TSUCHIYA TAKA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03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童话 / (日) 土屋隆夫著；曹逸冰译。— 长
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12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0115-7

I . ①危… II . ①土… ②曹… III .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0895号

危险的童话

作 者 [日]土屋隆夫
译 者 曹逸冰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 划 编辑 渠 诚
责 任 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 面 设计 未 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lpq-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115-7 定价 28.00元

危险的童话

危険な童話

序章
「月女抄」

星星

有数不清的朋友

月姬

却总是孤单一人

只要到了夜晚

星星们便热闹地聊天

月姬

唯有更加寂寞

平原被白色的沙土覆盖，无树复无草。茫茫的白沙尽头，
浸没在遥远的天际。

白天，太阳在平原正上方闪耀。白色沙原暴露在强烈的
阳光下。散乱的光线，将广阔的平原化作耀眼的旋涡。

入夜后，平原刮起了风。风诞生于平原远方那空漠的黑
暗中，仿佛巨大的黑暗开始飞驰般，充满了蛮力。

风带着沙土飞奔。无数的沙土混作一团，抛向空中，新
的一团紧随其后。

它们相互碰撞，相互敲打，相互扭转，相互冲突，相应回转，
仿佛活物般乱舞着，朝平原中心冲去。旋涡般的沙尘集中到
一点，飞速成长，如黑色巨塔般在空中膨胀。

之后风就停了。仿佛生物停止呼吸一样。震耳欲聋的怒
号与呼喊，一瞬间化为乌有。只有平原中央出现的沙尘巨塔，
能看出飞驰的风留下的痕迹。

塔——的确是一座塔。不，也许称之为“楼阁”更贴切。
包围着平原的浓密黑暗中，有一座如影子般耸立的沙尘密集。
每夜从那厚厚的沙尘中，会传出女子微弱的啜泣声。

呜咽时断时续，不时伴有微微的叹息。

莫非一切都是幻影不成？那衣物摩擦的响声、摇曳的脚步声、幽然的香气又该如何解释？

沙尘巨塔是一座楼阁。而楼阁中的确住着个女子。

拂晓的太阳将第一缕阳光洒在平原上时，楼阁自顶峰悄然崩塌。一名女子避光而立，十分羞涩。

女子用白色布片蒙着脸，无法看清她的容貌。崩塌的楼阁中，无数沙尘如雾气般落下，渐渐包围着那名女子。只见她渐渐消失在平原底部……

但女子消失前一刻，抬起被布片蒙住的脸，短短喊道：

“是你干的……”

那喊声中饱含女子的悲伤，还有激烈的愤怒。可这句话究竟是喊给谁听的？女子头顶唯有那明晃晃的太阳。

“是你干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听见这句话。但地上之人对每一夜发生在平原上的事情，对那空虚的重复，对那沙尘的楼阁，对那楼阁中的女子，都毫不怀疑。

人们将楼阁取名为“月宫殿”，将女子唤作月姬……

以上便是《信州文艺》杂志上的《月女抄》之开头部分。

作者署名伊原道人，可惜知道这位“伊原道人”者真是寥寥无几。他的作品不多，只有数篇短篇小说和发表在演剧杂志上的一幕戏曲。剩下的就是这篇题为《月女抄》的长篇作品了。伊原道人，无非是地方小城常见的文学青年。

《月女抄》自《信州文艺》昭和二十X年二月号开始连载，但仅连载了三次，无疾而终。稿纸大概两百张，从整体构想来看，作者本打算再多写两章的。

《信州文艺》五月号的编辑后记如此写道：

伊原道人的《月女抄》因作者突然离世无法继续连载。编者代表所有同人致以哀思。

编辑后记固然无法长篇大论，可这句话实在太过生分。而且整本杂志除了这行小字，再无对伊原道人的任何哀思，也没人为作品的中断而惋惜。同人杂志向来团结，伊原道人会遭到如此待遇，自然有其原因。

伊原道人不是病死的，而是自杀。最要命的是，他死前发了疯。同人们不愿讨论这件事，故而闭口不提他的死亡。

他究竟想写些什么呢？首期连载中的“作者寄语”称：

这是我的第一篇长篇作品。但作品的原型是我少年时代写过很多次的故事。所以我对故事背景，也就是月亮上的世界非常熟悉，而住在月亮上的女子也是我唯一倾心的女子。

读者在阅读本作的过程中定会发现，这篇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爱斯基摩人的‘月神’传说。

月亮是太阳的妹妹。一天，妹妹触怒了哥哥，美丽的容颜毁了半边。当地面迎来黑暗时，就是月神将烧毁的半边脸转向我们的时候。而美丽的月光洒向地面时，就是月神朝我们微笑的时刻……年少时，这一传说让我甚为伤感，我甚至对月亮上的凄惨女性产生了思慕之情。

她确确实实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对青春期的我而言，她甚至是意淫的对象。我第一次自慰就是在自己的卧室里，沐浴着月光进行的。

‘月女抄’是她与我的秘密生活的记录。记录着她是如何从难以忍耐的天界孤独中逃离，又是如何奔向我的怀抱的。

我将在太阳的愤怒与星星们的嫉妒中继续执笔。

由此可见，作者在《月女抄》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这篇作品的口碑并不好。

“一个普通的人类少年和月女交欢——作者的构想不差，可惜作品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伊原尚不足以驾驭这类幻想性质的成人童话，文字显得非常恶俗。尤其是少年与月女交合的场景，简直和眼下大肆流行的色情小说大同小异。”

这是读者栏中的尖锐批评，更有甚者——

“伊原道人缺乏作家最需要的‘诗意’，也没有美丽清透的眼光。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半吊子幻想作家。还是多看看宫泽贤治^①再写吧。”

在众人的恶评中，伊原的眼圈逐渐凹陷，连话都不太与家人说了。

“这篇文章，我都不想再写下去了……”

某天，他在同人聚会中如此说道。一时无人接话，只因大家都觉得他不适合写长篇。

见伊原消沉不已，一人圆场道：“哎呀，先写完再说嘛。作品总得先写完才能评价不是吗？”

“可……”

“别泄气呀，我们这种人，不越挫越勇怎么行。”

“唉……”伊原低下头喃喃自语，“要是我快点发疯就好了——”

① 宫泽贤治（1896—1933），诗人，童话作家，著有《银河铁道之夜》、《风之又三郎》等。

“喂喂喂……你说什么呢。”

一位同人端详起伊原的表情。伊原仍低着头。

“要是发疯了，我就能更自由地翱翔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了。即使写不出文字来，也能创造出更加华丽的梦境啊……”他突然站起身来，“告辞。”

他就此下楼而去，离开了在咖啡厅举行的聚会。

“伊原好像疯了”——不久，同人间流言四起。四月的第一场编辑会议中，一位同人很是尴尬地提起此事。

“有人说伊原那家伙发疯了……”

“啊，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另一位同人（年轻女教师）道，“是邮局那事吧？”

“是啊，邮局的女员工都快愁死了。伊原居然跑去邮局说，‘我要跟月亮上的女人商量事情，可不记得她家地址了，你赶紧帮我查一查，否则我没法打电报’。女员工说查不了，他居然说，‘那我打电话还不行吗，给我接通她的电话’。局长跑出来，月亮上没有电话，伊原就大吼大叫，说什么‘月亮上怎么可能没电话呢，是你们要故意拆散我们吧！’……”

“他妹妹也不容易啊，”女教师接着说道，“伊原对他妹妹说，‘月亮上的女人应该给我寄了个包裹才对，你是不是把包裹藏起来了？求你了，拿出来给我吧……’还边说边哭呢！”

“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可就麻烦了……”

“看来伊原的文学路是走不下去了……”

女教师抱怨道：“还搞什么文学，他家里人怎么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他家穷啊，哪儿有钱住医院啊。我知道他家的底细。”另一位同人无奈地答道，继而露出挑衅的视线环视在场众人，“你们观察过他的手指吗？他的指甲都裂开了，指缝里都是沙子跟红黑色的血。洗也洗不掉。那家伙初中一毕业，就跑去千曲川的河滩打工。打什么工？捞沙子啊！否则就没钱凑份子给老师买纪念品。他家就是那么穷！老娘瘫痪在床，老爹是个酒鬼，还有两个小妹妹……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月女抄》的。不，他是不得不写啊。只有我能理解他的悲伤与愤怒……”

一周后，伊原的死讯传来。他从自家附近的防火监视塔上跳下，当场死亡。两名偶然路过的村人正好目睹了这一幕。

四月上旬某日，夜晚十点多。两名村人经过塔下，忽然听见头顶传来人声。两人大吃一惊，抬头一看，竟发现一名男子将身子探出扶手。

塔顶的红色电灯照出男子的半边脸来。

“谁站在那儿啊——”

“太危险了！你可别松手啊！”

两人大喊道。

此时，男子将手中的棒状物抛向空中，其身体则在红色光圈中扑向黑暗。

两名村人见状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便是伊原道人自杀前的一幕。一根用白桦木做成的五尺长的木棍掉在尸体旁，事后人们发现那就是他在楼顶丢出的那个棒状物。

《信州文艺》的一位同人带着沉痛的表情说道：

“最终，伊原还是回到了他的国度——”

何出此言？原来他想起了《月女抄》中的一段话：

女子躲过星星们的监视，悄悄溜出楼阁。想到
地面上还有个少年在等待着他，她便心如鹿撞。她
取出月杖，丢向深深的黑暗。银光划过一道弧线，
化作与地面之间的桥梁……

伊原道人死了。一年多后，同人杂志《信州文艺》宣告停刊。作者们各奔东西。好几年过去了……

时至今日，极少有人还记得伊原道人的悲剧，以及他尚未完成的作品《月女抄》。他已成为一段遥远的过去。

唯有一人不然。只有“他”将伊原道人牢记心中。

“他”不是同情伊原，更不是爱惜伊原的作品。事实上，这个人“需要”伊原道人，跟别的事情根本全无干系。

当伊原道人在某人邪恶的思想中复苏时，伊原便不再是过去的存在了。

对那人而言，遗作《月女抄》绝非单纯的幻想，而是——危险的童话。